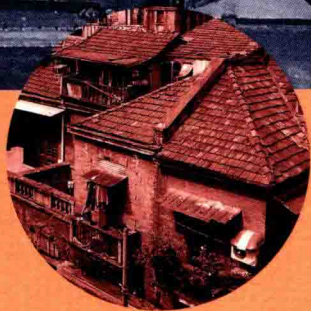




■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汉口里分



董玉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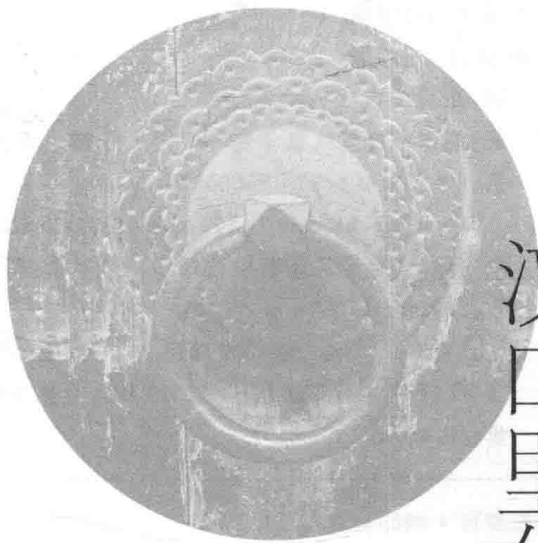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版

THAT BOOK

■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汉口里分



董玉梅

著

武汉出版社

HAN BOOK 版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口里分/董玉梅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4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ISBN 978-7-5582-1133-1

I. ①汉… II. ①董… III. ①建筑文化—介绍—武汉

IV. ①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747 号

著 者:董玉梅

责任编辑:刘国刚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武汉历史文化风貌丛书》

编委会

主 任：万 勇

副主任：龙正才 刘英姿

顾 问：章开沅 冯天瑜

委 员：严昌洪 廖明辉 唐惠虎

盛洪涛 周学云 邓万想 朱向梅 何 伟

张 侠 左绍斌 谭本忠 周 耕 刘奇志

王汗吾 邹德清 张宏斌 邓绪海 卢 彬 李杏华



总序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一页风云，见证一段文明的演进轨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抹风情，彰显一方水土的气质神韵。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武汉就像一叶扁舟，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年轮，一划就是煌煌三千五百载。两江三镇，是她的自然身份；白云黄鹤，是她的诗意化身；凤舞九天，是她的精神图腾；楚风汉韵，是她的厚重底色；人才辈出，是她的耀世光芒。伴随着长江汉水的潮起潮落，武汉的人文历史亘古流传，恰如穿城而过的两江之水，奔流向东，绵绵不息。

品味武汉，这里有道不尽的岁月沧桑、历史悠长。从商代盘龙城开启城市文明之光，到三国夏口城构筑武昌古城之始；从明末汉口镇跻身“天下四大名镇”之列，到清末汉口港享有“东方茶港”之誉；从辛亥首义之城到全民抗战中心；从我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到新世纪享誉世界的中国光谷……

品鉴武汉，这里有赏不够的名胜古迹、文物璀璨。漫步三镇，徜徉武昌昙华林、汉阳古琴台、汉口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或以古朴清幽而著称，或因异域风情而惊艳，传递的是悠远凝重的城市历史，演绎的是绚丽多彩的汉派文化。归元佛刹、汉阳铁厂、八七会址、江汉关大楼……如同珠玉般镶嵌在江城，或浓缩一段



总序

历史，或诉说一则往事，衬托出城市的古韵流芳。

品读武汉，这里有吟不完的诗词歌赋、文采风流。“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武汉外揽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胜，借两江春水，汇百里风光，咏千古诗章。屈原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每一句都是脍炙人口的绝唱，每一首都是永恒传世的经典，闪耀文学光芒，绽放城市华章。更有一代伟人毛泽东，留下了“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不朽诗句，写尽了大武汉气吞山河的雄浑气势。

历史需要铭记，文脉自当传承。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守护先人的馈赠、延续城市记忆、彰显武汉魅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武汉人民有责任呵护城市历史文化基因，护其貌、扬其韵、传其神、铸其魂，推动历史遗存与现代社会文明交相辉映、和谐共生。

怀古以励志，掩卷当奋发。让我们追寻历史脚步，走进岁月深处，激扬家国情怀，书写大武汉未来。

2017年1月

目录

第一章 里分建筑的传入与发展

- 第一节 里分建筑的传入 / 1
- 第二节 里分建筑的发展时期 / 5
- 第三节 里分建筑的停滞时期 / 21

第二章 里分建筑的各类业主

- 第一节 工商业者和里分 / 32
- 第二节 军阀、官僚和里分 / 66
- 第三节 金融业和里分 / 71
- 第四节 企业和里分 / 83
- 第五节 天主教会和里分 / 89
- 第六节 会馆、善堂和里分 / 95
- 第七节 洋商和里分 / 100

第三章 里分与近代工商业

- 第一节 里分与工业 / 109
- 第二节 里分与商铺 / 113
- 第三节 里分与百年老字号 / 149

目录

第四章 里分与传统文化

- 第一节 里分名称溯源 / 157
- 第二节 里分名称与道德文化 / 158
- 第三节 里分名称与吉祥文化 / 162
- 第四节 里分名称与思乡之情 / 166
- 第五节 里分的其他命名方式 / 169

第五章 里分与历史事件

- 第一节 里分与辛亥革命 / 172
- 第二节 里分与红色革命 / 174
- 第三节 里分与战时首都 / 183
- 第四节 里分与名流 / 191

第六章 沦陷时期的汉口里分

- 第一节 日军和里分 / 195
- 第二节 汉奸和里分 / 196
- 第三节 里分内的金融活动 / 199
- 第四节 里分和慰安所 / 204

第七章 保护里分与保存历史

- 第一节 里分的合并 / 208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后里分的拆除 / 211

参考文献 / 215

后 记 / 217

第一章 里分建筑的传入与发展

汉口里分是近百年汉口民居文化的缩影,也是汉口开埠之后西方低层联排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多进院落式建筑的结合体。作为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产物,其建筑时间大约从 1900 年左右开始至 1938 年武汉沦陷之前基本结束。汉口里分,在各个阶段,都有少量的拆建情况,至今尚无全面、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 1962 年《武汉市街道名称簿》的统计数,汉口里分有 524 条。综合拆旧建新以及战争被毁的里分,在将近 40 年的时间内,汉口兴建的里分总数约在 580 条以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里分建筑的精品。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光考验,汉口里分亦如古朴、严谨又优雅的艺术品,点缀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中,成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结合体。里分的建筑结构、特色及其本身具有的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及审美价值,已随着其数量的急剧减少而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关注。

第一节 里分建筑的传入

一、里分建筑源自宁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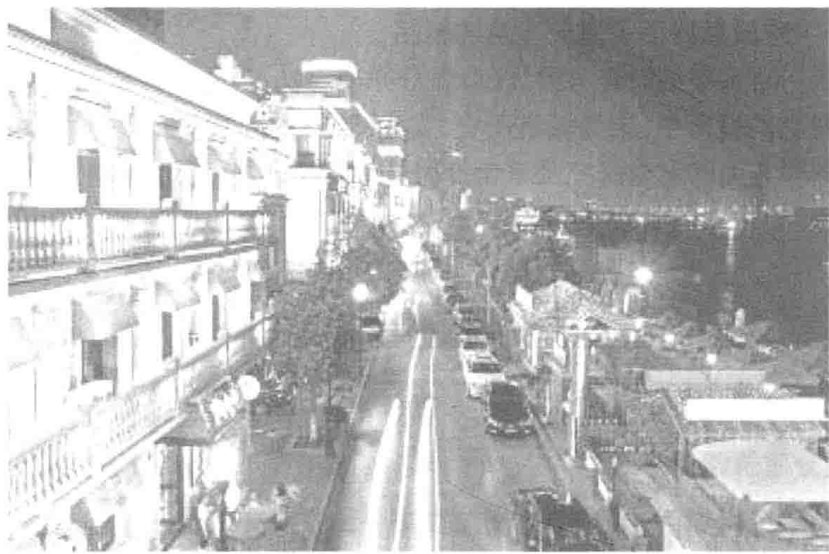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汉口里分建筑源于上海。上海石库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石库门建筑的真正发源地不是上海,是宁波。

里分建筑形式的出现,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关。1861 年 12 月 19 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太平军攻克宁波,至 1862 年 5 月 1 日(清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太平军撤出宁波,太平军与清军在宁波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拉锯战。为避战乱,大量居民涌入宁波租界,导致租界内人口暴增,房价直线上升。这一段时间,洋商、华商都被暴利的房价所吸引,纷纷涉足房地产。于是,宁波外滩出现了用中国传统的“穿斗式”木结构加上砖墙承重方式建造的早期西式联排式住宅。

早期西式联排式住宅的主人们,大都接触过西方的建筑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头脑中仍根深蒂固。所以,建造完毕的建筑主体,仍然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的空间特征,只是布局采用了西式联排式住宅的形式^①。由此可见,联排式住宅一开始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联排式住宅又称为石库门。有人说,石库门之所以称为石库门,皆因其门楣门框,都是用坚固的花岗岩垒砌起来的。所以,石库门既指单纯的用花岗岩垒砌的门,也代指所有类似的建筑。

其实,石库门是由库门演变而来的。库门本是春秋时期周天子宫室的门,周天子的宫殿有五道门。有考证认为,库门是周天子宫殿中最外面的大门,也有考证认为是第三道门。但不管哪一道门,都是王宫的宫门。石库门建筑大量修筑的时期,也是皇权日渐衰微的时期,人们便把天子的库门用在了普通百姓的住宅中。在宁波流传有这样的民谣:“皇家库门有来头,石头库门百姓楼。苍苍白发老宁波,哪个不曾楼上走^②。”确实,经过几十年的兴建,石库门已经成为近代宁波人主要的居住形式之一。今天,宁波老外滩仍然保存有大片的、完整的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那是展现近代宁波通商口岸风貌的集中地。



今宁波老外滩夜景

① 联排式住宅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发源于英国新城镇时期,在欧美普及。在欧洲,原始意义上的联排住宅 Townhouse 是指在城区联排而建的市民城区住宅,这种住宅均是沿街,由于街面的限制,所以都在地基上表现为大进深小面宽,层数一般在 3 层至 5 层,而立立面式样则表现为新旧混杂,各式各样。Townhouse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非常普及,由于离城很近、方便上班及工作、价格合理、环境优美,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住宅郊区化的一种代表形态。

② 《中国文化遗产》2010 年第 1 期《宁波近代石库门建筑》。

就单纯的石库门而言,宁波的石库门所用条石皆是就地取材,以鄞县梅园红石制作石头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配上一副精致的铜环,这就是石库门的典型特征。随着宁波人向上海的流动,联排式住宅在上海迅速盛行起来,且石库门成为了联排式住宅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构件。

石库门建筑在上海的盛行,是近代城市生活的必然。近代化的生活,打破了庭院式传统大家庭的生活模式,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的居住模式而成为上海市面上的新宠。它的流行与中国近代化同步,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见证;作为中西建筑艺术相融合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里分建筑传入汉口

汉口开埠之后,随着西方建筑技术的不断传入及新型建筑材料的大量运用,旧的传统建筑方式逐步解体,尤其是五国租界设立之后,城区人口不断增长,民居建筑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汉口租界的设立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1861年之后,英国依据《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通商口岸,设立英租界。

清代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以泱泱大国居之,不知世界变化几何。因此,当大门被迫打开,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不由自己主宰。一场又一场的对外战争失败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大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场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表现是在多方面的,并非只是政治上的话语权。战后,日本欲强占辽东半岛,遭到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反对,三国联手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的企图。

三国本是担心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太大影响了自己,却反过来以成功帮助清政府为由,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德国驻华公使首先提出在天津、汉口设立租界的要求。清政府只能于1895年10月与德国签订《汉口租界合同》,把德租界划在了汉口堡通济门外,即今一元路至六合路的区域内,北边以城垣延长线为界,南至长江边。1896年4月,俄、法两国也以同样理由,要求在汉口设立租界。同年6月2日,俄、法很轻易地便得到了《汉口俄租界地条约》和《汉口租界租约》。

相比于德国和法国,俄国对汉口情有独钟,汉口是俄国在中国选定的第一个设立租界的城市。

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让汉口又出现了德、俄、法三国租界。1897年底,日本又向清政府索取汉口城外从德租界起沿江一带作为租界。至此,五国租界设立完毕。租界的设立,给大批外国洋行进入汉口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很短的时间内,洋行在汉口遍地开花,有实力的洋行迅速在沿江开设码头、建设仓库、辟出货场,从事商业贸易和经营。京汉铁路通车前后,租界区的各类银行、工厂等西式建

筑,如雨后春笋。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1901年建有行舍;英商于1902年开设和记蛋厂,1904年开设和利冰厂,1905年开设汉口电灯公司、平和打包厂,1906年颐中烟草公司又在六合路和胜利街开设制烟厂;新兴工厂的建设方兴未艾。其他建筑也在如期建造,如1905年美国在东方汇理银行对面建设领事馆。

所以,里分在汉口的出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上述工厂的不断设立,尤其是密集型的劳动方式,势必使大量人口向汉口集中,原来的传统建筑已不适应需要;第二,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改变了内陆贸易的状况,尤其国际贸易量的急增,更是引发人口的急增。两个方面相加,汉口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呈现了爆炸性增长态势。

继上海之后,汉口急步趋向于城市的近代化,巨大的发展空间已经显现。首先感知这个发展空间的是上海房地产商。鉴于上海开辟租界后地皮飞涨的经验,上海房地产商在1900年前后进军汉口,大量投资兴建石库门建筑。原汉口法租界内的三德里,就是上海房地产商较早在汉口兴建的里分建筑。三德里几乎就是上海石库门的翻版。



1930年的三德里示意图

第一批进入汉口的房地产商中,广东商人不可忽视。广州曾经是清朝政府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东商人的商业嗅觉相当灵敏。汉口租界开辟后,他们结帮成群地来到汉口,经营房地产,与三德里几乎同时兴建的宝善里,就是典型的带有骑楼风格的里分。人口爆炸性增长,着实让早期来到汉口从事房地产投资的客籍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

客籍房地产商在汉口经营房地产,给汉口的地主阶级和买办树立了榜样和标

杆。此时,汉口有一批买办及资本家,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他们紧紧抓住了城市人口剧增、地皮飞涨给房地产带来高额利润的机会,在租界边缘及花楼街一带买地建屋,尝试商业化的房地产运作,迅速成为里分建设的主力军。

由于租界购地及用地有严格控制,1911年以前,租界内的里分建筑,数量不多。但是,人们通过租界内兴建的建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用西方建筑技术及新型建筑材料建筑的洋楼,不仅有高大、壮观的外景,也有经久、防火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以木质结构为主的传统建筑方式。加之,1900年左右传入汉口的中西合璧的里分建筑,也因其部分采用西方建筑技术和材料,能在较小的地段内容纳更多的住户,适应了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受到人们欢迎,迅速在汉口蔓延开来。

里分建筑多为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坡形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出入口有中国传统式牌楼。一般进门就是小天井,天井后为客厅,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客厅后为后天井,后天井有灶台和后门。一楼灶台间上为“亭子间”,第三层是晒台。大门采用两扇实心黑漆木门,以木轴开转,配有门环,开门进出,门环会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成为市井生活的回声。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大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二楼有出挑的阳台,总体布局采用了欧洲联排式建筑风格。

第二节 里分建筑的发展时期

里分作为近代汉口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落,是汉口近代化最显著的标签。倘若没有里分,只有洋楼,汉口便不可能成为和上海并驾齐驱的“大汉口”。里分实际上是武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载体。按时间发展的脉络来看,汉口里分可分为起源时期、高峰时期、精品时期、稳定时期和消亡时期。

一、里分建筑的起源阶段

1900年左右开始升温的近代房地产,作为汉口里分的起源阶段,历时10年。1900年至1910年前后,法商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俄记新泰洋行买办刘辅堂等为代表的一批买办和商人,面对城市人口的剧增,转而经营房地产。

据《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武汉篇》记载,汉口最早的里分是新昌里,在原金城银行(今武汉美术馆)所在地。同时期,江浙商人们建造的里分还有三德里(112栋)、德兴里、长清里(72栋)、宝善里、如寿里,稍后建成了坤厚里、永康里、三分里、四成里、泰兴里及同德里等等。



1919 年的新昌里区位图

起源阶段建设的里分,大多是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构造相对简单,建筑周期短。为了在较小的地段内容纳更多的住户,房地产商压缩了空间间距,以谋求更多的利润。因此,这些里分的支巷比较狭窄,部分房间光照不足,只有公共的卫生设备等等。但这些新型里分,因位于租界内及租界边缘地带,仍然吸引了达官富商和小有资产者来租住。

但1908年建成的泰兴里,仅有一条巷道,两边共有16栋建筑。房前有小院墙,地板下设有底空层,用来隔热防寒,且半拱圆窗极富美感,这种建筑风格在汉口独一无二。更重要的是,它的每一套房屋中都有卫生设备,整体的居住环境幽静、典雅、舒适。很多相关的建筑书籍把泰兴里定义为中档里分。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建筑年代,还是从建筑质量,抑或外观及用途来看,泰兴里都应该归入高档里分之列。

而此时的旧市区,人们开始接受西方的建筑理念。

汉正街、长堤街等旧市区，原有建筑风格各异、规模不一，主要以会馆、公所及传统院落布局的住宅建筑为主，其间穿插着棚屋。汉口开埠后，英国伦敦会数名传教士先后在汉正街金庭公店设堂传教，相继在大夹街建首恩堂、在汉正街武圣庙附近建普爱医院，随后又不间断地兴建病房、礼拜堂、小学及住宅等系列西方建筑。这些新型建筑的出现，也让人们在房屋建筑方面有了新的选择。



泰兴里精美的木质
楼梯细节
(2011年10月8日摄)

覃怀会馆、山陕会馆、岭南会馆、江西会馆的管理者们,目睹西方建筑模式的优势,开始接受西方建筑。在1911年以前,汉正街内便出现了会馆兴建的怀安里、山陕里等里分。

里分建筑在汉正街的出现,表明多进院落布局的传统建筑有了被替代的趋势。这正是阳夏战争之后,被火烧毁的汉正街一带普遍兴建里分建筑的直接原因。

二、1911—1925年里分建筑的高峰时期

(一)租界区及外围里分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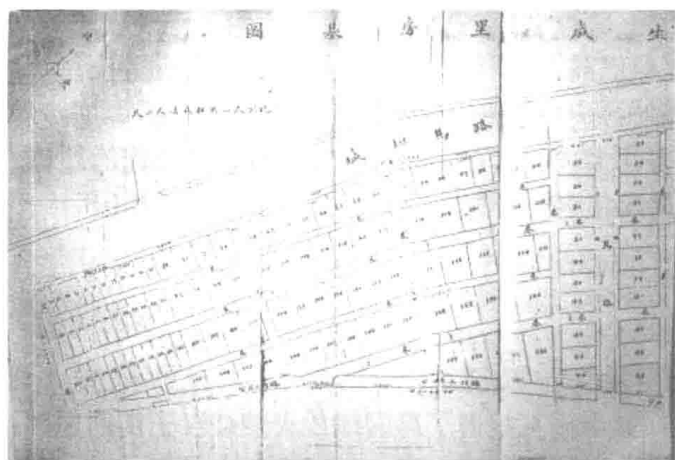
1911年,在武昌首义之后的阳夏战争中,清军统帅冯国璋为对抗民军,放火焚烧汉口市区。1911年11月10日的《申报》,报道了冯国璋放火焚烧汉正街的原因:“冯国璋令易迺谦暂行司令,乃易、铁(铁忠)两人谬论为军事上之必要,即发紧急命令,谓恐汉口街巷藏有革命党人出而巷战,非将房屋焚尽不可,于是纵火三日三夜不熄。”同年12月25日《申报》又以“汉口大遭兵火之调查”为题,报道火烧汉正街的具体情况及巨大损失:“五彩街仅留谦祥益一家,自该处以至绍兴会馆,惟有淮盐公所尚未全烧。以上一直至武圣庙、大通巷为止均被烧毁。”冯国璋放火焚烧汉口时,大批清军把守路口,不准民众救火,终致繁华商市大面积毁于战火。

但是,无论战斗如何激烈,民军和清军都没有涉足租界。租界成为战火中的保护区,成为华人避难的安全岛。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这把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也改变了汉口人的心理。在战火中损失巨大的富商巨贾,不约而同地向租界及租界外围流动,一时间,汉口出现了傍租界、求安全的现象。1912年,汉口建筑筹办处着力规划了全镇306条道路,绘制了汉口全镇的街道图,以辟街道,建楼房。民国初年的都市规划,奠定了民国年间汉口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此时,正是战后租界地价上升的时期,也是私人大规模投资建房的开端时期。从1912年至1920年,里分建筑在租界内外普遍开花,地皮大王刘歆生建起了百子里、义祥里、生成里、宏安里、伟英里等里分;实力雄厚的大买办刘子敬建起了辅堂里、辅德里、辅仁里、方正里、景福里等里分。

十余年间,建房热持续升温,投资房地产的人员不断增加,从官僚买办、银行洋行到天主教会,都成为了里分的投资者。英商和记洋行买办杨坤山、南京和记洋行买办韩永清、德商美最时洋行买办王柏年、汉口桐油商人贺衡夫、纱厂老板程拂澜、江西盐商周扶九以及湖北省长何佩瑢、江西省督军方本仁以及曾任过清上海道和两广总督的袁海观等,无一不在汉口投资。当然,还有很大一批小有实力的投资人,也不失时机地投资房地产。德润里、紫阳里(今三阳里)、长安里、凤墀里、昌年里、五常里、高昌里、保安里、庆祥里等一大批里分出现在汉口的地面上;咸安坊、中孚里、汉



生成里规划图

润里、宁波里等规模中等、质量上乘的里分也在这个时期建成。新的城区在里分建设过程中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也在里分建筑过程中不断增多。

这一时期的里分建筑,由于规划得当,加之都是联排式二层楼房,外观整齐;里分内,巷道宽敞,主巷、支巷区别明显;屋内生活设施齐备,中间是堂屋,侧面是正房,后面有楼梯及厨房,相对于早期的

里分建筑,居住环境大有改善。尤其在花楼街及中山大道沿线的里分,呈现出规模大、占地广、栋数多的特征。比如,民国初年建成的方正里有 55 栋,1915 年建成的积庆里有 87 栋,1918 年建成的生成里有 97 栋。生成里、方正里属于中档建筑里分,临街面为商用,积庆里临街面有四层,同样为商用。为保证卫生,每栋房屋都建有雨污分流管道。

至 1920 年,里分建筑已遍布华界的新老城区。据 1920 年 5 月的《汉口指南》统计,当年汉口里分建筑已经达到了 316 个,位于租界区(含特别区)或邻近租界的有 54 个(其时德租界已经交还中国,被辟为特别区),其中英租界有宏安里、鸣安里等 8 个里分;俄租界有宝善里、义品里两个里分;法租界有昌平里、长清东里、长清西里等 13 个里分,法租界里分建设的数量较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附近的京汉铁路大智门火车站;日租界有高昌里、怀安里、合义里 3 个里分;特别区有宝兴里、碧秀里等 28 个里分。

特别区即是原德租界。原德租界的里分数量为什么会远远高于其他租界?皆是因为德租界收回后,华人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投资的结果。由此数量分析可知,华界里分的数量远远超过租界区。

里分建筑的大量出现,改变了汉口居民的生存状态。无论是租界内外(含特别区),里分都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属住宅区,变成了小有资产者、甚至是普通居民的生活住宅。虽然我们尚无法准确知道 1920 年的汉口里分到底容纳了多少居民,但 316 个高中低档不同的里分,两三千栋房屋,入住的人数也足以让人瞠目了。

汉口的租界面积远远小于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面积,但汉口的里分住宅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典型民居,其原因就在于汉口实业界人士几十年不间断地巨额投入和经营。

(二) 汉正街的恢复重建

随着租界及外围新城区的不断扩展,汉口城区的布局和汉口城市建设的风格由此发生巨大改变。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富商巨贾们抛弃了汉正街,但实力较弱的商界人士和无法跻身租界及租界边缘的中小投资者,依然重回汉正街,他们倾其所有,在被烧毁的废墟之上,重建家园和商区。

距离战火熄灭不到两年,幼南里、肇隆里、庆传里、同益里、集文里、聚寿里、凌云里、惠安里等里分,便如雨后春笋,在汉正街区内遍地开花。正所谓“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此时的汉正街区,并非单纯指汉正街本身,而是以这条街为中轴线,向汉水和长江汇合处南北延伸的由 460 余条街巷组成的老城区,即汉口城市文化的发源地和商业名镇的所在地范围。这片区域内的中小型里分建设,不仅是汉正街复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汉口里分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若只是单纯论建筑,无论质量和规模,这片区域内的里分都无法与租界内外新城区的里分相媲美。但随着里分成批地被建造出来,商业铺面开始扩大,人口逐渐回归,汉正街重现勃勃生机。所以,日本人内田佐和吉在《武汉巷史》中如是回忆:民国元年早春,开始着手重建汉正街。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华街大都恢复原貌。所有在汉外国人都惊叹中国人的复兴能力”^①。

然而,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把汉正街当成传统的老旧城区,没有深入探究汉正街内的里分建筑。究其原因,还是阳夏战争之后,富商巨贾们把重金投在了租界、花楼街和“模范区”的缘故。尤其是可与租界媲美的“模范区”,基本上由里分构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里分成了新城区的代名词。故而涉及里分,人们的注意力只会放在原租界区、花楼街和“模范区”。

那么,为什么被烧毁的汉正街还会如此迅速地复兴呢?为什么复兴汉正街也要建设里分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一则,汉正街临汉水,依然是内河航运的交通要道;二则,作为四大商业名镇之一、甚至“天下四聚”之一的大汉口,汉正街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大商人走了,正好给大批中小商人腾出了地方。他们重返汉正街,在废墟上营建新的住宅与商市时,正是里分建筑方兴未艾之时。此时,人们谈火色变,而木质结构为主体的传统建筑经火易燃,故而改以耐火经久的砖木结构建筑房屋,成为安全的第一需要。这便是汉正街诸巷道中隐藏着众多中小里分的缘由。

汉正街区的里分,有以商号命名的。如桐油商人肖玉阶在汉正街东段南侧购地修建里分,并在通往汉正街的北口处开设“恒生桐油商号”,里分遂命名为恒生里。

清末成巷的春台巷,也是因巷口有春台茶馆而得名。民国年间,利园参号的老板祝某购得春台巷,对房屋做过修缮,以“谦虚和善”为经商之道,改称春台巷为谦

^① 《武汉巷史》,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9 月第一版第 87 页。李故静译。